



大雪飘飘

徐 栩

DAXUEPIAOPIAO

大雪飘飘

徐 栩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1/2 插页：2
字数：345,000 印数：1—41,600册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29 定价：1.1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根据革命烈士杨运的英雄事迹创作的长篇小说。

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军队一八四师侵占了我辽南地区。他们和地方反动势力勾结起来，狼狈为奸，翻把倒算，残酷地镇压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钳制敌人，准备大反攻，我古城区长杨运领导东部山区人民同疯狂的敌人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斗争。

作品通过血染碧雪、气壮山河、巧劫刑车、诱敌残杀等许多英勇壮烈的场面和艰险曲折的故事，塑造了我指战员杨运、苏云、薛竹青、韩玉梅、程石以及翻身农民、地工人员各具特点的英雄形象。同时深刻地揭露了敌师长、军警稽查处长和他们的鹰犬王子平、牛心杂、叛徒韩六等人的狡猾、丑恶的面貌。

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人们不会忘记那艰苦的岁月。本书对于发扬革命传统具有现实意义。

目 录

一	山雨欲来	1
二	严阵以待	26
三	狼狈为奸	46
四	翻把倒算	72
五	“登门拜访”	93
六	当头一棒	108
七	亡羊补牢	130
八	气壮山河	153
九	风雪漫天	176
十	篝火熊熊	205
十一	韩六叛变	219
十二	跳出圈外	239
十三	血染碧雪	255
十四	变本加厉	270

十五	两瓶头油	293
十六	巧劫刑车	308
十七	战场重逢	328
十八	热锅蚂蚁	338
十九	为了“黎明”	358
二十	诱敌残杀	371
二十一	双管齐下	385
二十二	惊破敌胆	406
二十三	新年礼物	417
二十四	夺仓分粮	427
二十五	大年三十	448
二十六	冰雪消融	477
尾	声	483

一 山雨欲来

晨雾带着山间的霜气，在朝阳出山的时候由浓变淡，刹那间化作几条似绸如纱的玉带在山腰飘荡。天幕启开了，清新豁亮的山野万紫千红；长空如洗，深邃湛蓝。

古城区委书记兼区长杨运，今天起了个大早，带着通讯员于水，翻过庙岭，沿着崎岖的山路，向距古城三十里的七道河走来。

杨运头戴军帽，身穿一套发白的灰军装，斜挎一支带着木壳的驳壳枪。腿上打着上下一般粗的裹腿，脚上是双常见的方头靸鞋。因为蹚了许多露水，鞋面湿漉漉的。他，中等身材，圆脸膛，浓而黑的剑眉，目光炯炯有神，象是永不息灭的火焰，熠熠闪光。他今年不过二十二岁，可是前额上已经隐约露出几条与他年龄很不相称的纹络。从他的着装到举止神态，都保持着指挥员特有的刚毅，沉着，从容的素质。

于水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当他走到山坡的一块突起的岩石前，准备绕过去的时候，却情不自禁地收住腿，望着岩石，回头看看杨运笑了……

去年，一九四五年刚解放的第一个冬天。有一天，于水正在山坡上放羊。突然从树丛里窜出只灰狼，跳进羊群，叼了一只小羊就跑，于水摸起木棒，奋不顾身地撵下去。

于水与狼的速度是不能相比的。要追上狼并把羊救下来，未免有些天真，可笑。可是，由于狼嘴里叼着羊，它又不肯把到嘴的羊丢掉，羊就成了狼逃跑中的障碍，使它无法施展奔跑的本领。落在后面的于水不气馁，不胆怯，抄近道加速追赶。就在狼一纵，跃上这块突起的岩石上时，于水从捷径赶到了。棒子带着风声打下去，狼“嗷”的一声扔下羊，窜出七、八尺远，落下时只剩三条腿了。可是，由于于水用力过猛，棒子折了，只剩下一尺多长的一节在手里攥着。红了眼的狼并没逃跑，反而掉过头，张牙舞爪，居高临下向于水扑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知从哪里打来一枪。狼嗥叫一声，从半空中摔下。

于水二话没说，哈腰拣起木棍，“劈劈叭叭”一棒接一棒照狼砸去。嘴里还不停叨咕：“你咋不跑了？你倒跑啊！”直到把狼头砸成血葫芦才罢休。他扔下棒子，抱起羊羔抚摸着。直到他认为羊羔安全无恙，才想起救他脱险的人。抬起头四下张望，发现一个人已站在身边，当他看到那人挎在身上的手枪，猜出是他打死了狼，救了自己，感激地问：

“你打的？”

那人点点头。

“你是打猎的？”

“不！我是打狼的！”

“你姓啥？”

“姓杨！”

这人就是杨运，他是来七道河、房身沟开展工作的。于水对他的回答迷惑不解，不是打猎的，又说是打狼的，打狼的不算是猎人？这是咋回事儿？他下意识地重复一句：“打狼的！”

“对！打狼的！”杨运加重语气地重复一遍，坐在岩石上，指着狼说：“这样的狼要打，我主要是打那些披着人皮的狼。”

“披着人皮的狼？”于水脱口而出，倍感惊讶，“有这样的狼吗？”

“有呵！”说着他拉起于水坐在对面的树墩上，问：“你把羊放大了，养肥了，你能得到什么呢？”

“羊肉东家吃了，羊皮东家缝皮袄了，我……”于水说到这里，从地上掠下一根茅草，一截一截地揪断。他慢慢地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我只管放羊！”

杨运被于水的回答逗笑了：“这么说，羊被狼叼去了，你得不着。羊不被狼叼去，你照样得不着。”

于水点点头。

杨运进一步启发他：“你说，东家和狼有什么区别？”

于水仰起头，一对眼睛闪出亮光：“我明白了，你说的披着人皮的狼是指东家——大肚子啊！”

杨运笑了。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勇敢、聪明的少年。不由得上下打量他：光着头，圆脸蛋，一对机灵的大眼睛；嘴唇微张，露出两个虎牙，一副充满孩子气的面孔。穿一件带有补丁，没膝盖的家织布上衣，很明显这是大人的衣服，裤脚成了锯齿形。脚上穿着一双“鸳鸯鞋”。右脚的那只，不仅五个脚趾全露在外面，还是用麻绳绑在脚上的。杨运亲切地问：“你说他象不象？”

“象！象！”

“你说该不该打？”

“该打！”于水一口赞成。说完看看杨运问：“能行吗？”

“怎么不行！”

“大肚子可凶哪！”

“凶？”杨运指着脚下的死狼，说：“要说凶，它够凶的了，可是怎么样？它还不是死在我们手下。”

“它是你打死的。”于水面带难色，“你行，我不行！”

杨运看看太阳接近中午，站起身，用肯定的语气说：“凭你刚才打狼那股天不怕的劲头，我看就行。”

“我？……”于水不相信，“那可是两码事。”

“看来是两回事，其实是一样的。”杨运攥紧拳头，“对狼要狠，对大肚子也要狠，不过更要花费力气。”杨运亲切地拍着于水的肩头，“小兄弟，咱们今天先唠到这里，以后好好唠”。说完向山下走去。到了山脚，回头看于水还在原地望着他。

时隔不久，于水被调到区政府。

一年后的今天，于水跟杨运下来布置工作。虽然仍是他，但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个头长高了，也长胖了，一对大眼睛笑咪咪的，好象有满肚子说不完的高兴事。微微向上翘着的鼻尖上沁出汗珠，一身蓝布衣服，腰扎皮带，斜挎子弹袋，右肩上是一只小马枪，蛮精神。

杨运来到跟前。于水指着眼前的岩石问：“区长，你还记得这个地方不？”

“忘不了！”杨运回答，“这就是去年你打狼的地方对不对？”

“你不告诉是区长，一个劲说是打狼的。”

“告诉是区长你会怎么样？”

“我就把鞭子一扔，给他来个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

(猴)了。”

“干啥去？”

“跟你走！”

“跟我走？那时候你知道我好人坏人？”

“我看得出来。”于水自信地说，“从你打那一枪，我断定你是好人。要是大肚子啊，哼！还管我放羊的死活，早就鞋底抹油——溜了。”

杨运觉得于水说的很有道理。

这时，火红的太阳，渐渐从山顶上升起，金色的光辉洒满大地。山峦、树林、房屋，都涂上一层鲜明的色彩。阳光下，连绵起伏的群山，显得格外高峻，雄伟，壮观。满山的针叶树，阔叶林，分外葱茏苍郁。分布在村前屋后的果树林的上空，浮动着一层乳白色的薄雾。树叶在晨风中絮语，叶片上珍珠般的露水珠晶莹欲滴。那缀满枝头，压弯了树枝的苹果，犹如万盏红灯在波涛中闪耀，一个个露出笑脸，红艳艳，光闪闪，金灿灿，争奇斗妍，红绿相衬，黄绿生辉。响水河从山脚流过来，清清的河水倒映出“苹果之乡”的独有的风姿。

这里的早晨，天高气爽，碧空万里，空气新鲜，果香扑鼻。晨风吹过，送来了小伙子们豪放、粗犷的欢声笑语，也传来了姑娘们清脆、悦耳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
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
……”

歌声描绘了果乡的大好艳阳天；歌声唱出了翻身群众的

共同心声，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歌声久久地回旋在果林上空，久久地激荡在人们心里。

人们的欢声笑语，马车的银铃叮咚，打谷场上石头碾子的吱吱扭扭的滚动声和日夜不息的潺潺流水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支喜庆丰收的乐曲。

富饶、美丽的山区，诗情画意的自然景色，悠扬、动听的歌声，强烈地感染和吸引着杨运。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的脉搏和群众一起跳动。是啊，祖祖辈辈深受奴役、压迫的阶级兄弟，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使他们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变成了现实——翻身做了主人。当他们面对这飞红流翠的丰收景象，第一次双手摘下胜利果实，他们怎能抑制内心的喜悦？怎能不放开喉咙放声高歌呢？

唱吧，尽情地唱吧！正如歌词中写的，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

杨运舒展双臂，深深地吸进两口新鲜空气，大步向山下走去。来到了村口，于水拉住杨运：“区长，你听！”杨运停住脚谛听：

“我的家乡靠山坡，
后面岭，前面河，
青青树木多！
过河的同志们，
常常打从我家过。
爸爸河里去挑水，
我到岭上拾柴禾，
拾柴禾，烧水喝，
同志们常常夸奖我，

我说我是儿童团，
应当这么做。”

“是虎子唱的！”于水说着四下寻找，可是不见他的影子。杨运用手指指路边的大杨树，于水悄手悄脚地走过去，还没等到树下，虎子从树上跳下来，手持红缨枪飞快地迎上去：“杨叔叔，于水哥！”

“虎子！”

“我老早看见你们了！”虎子脖子一歪，顽皮地说，“我爸爸没来？”

虎子的爸爸叫程石，在区中队担任队长。

“没来，想爸爸了？”杨运问。

“嗯！”虎子回答。

“进城去看看嘛！”

“我倒想去，可是不行啊。”

“怎么不行？”

“站岗，放哨，查路条，监视大肚子。”

虎子把右手里的红缨枪往地上一杵，左手叉腰，神气十足地说：“没有空啊！”

“是够忙的了。”杨运抚摸着虎子的肩头想了想，“有了，让你爸爸抽空回来一趟吧！”

“那可好。”虎子高兴了，但很快摇摇头，“不行，他也工作啊！”

“那怎么办啊？”

“别回来呗！”

“你不是很想吗？”

“想是想，不能扔下工作往家里跑啊！叔叔，你说对不对？”

“对！真是好孩子！”杨运从兜里掏出一把木头手枪，递给虎子，“给你！”

“手枪！”虎子接过来，嗨！油光锃亮，小巧玲珑，象真的一样。虎子爱不释手地看了又看，然后别在皮带里，举起手：“敬礼！”

杨运、于水同时哈哈地笑了。

“叔叔，你找老会长吧？我带你去！”虎子自报奋勇带路。

“你放哨吧，我们自己去找。”杨运说。

“老会长来了。”虎子指着从村里出来的马车，“赶车的就是老会长。”

老会长，名叫沈维玉，可是群众不习惯叫他名字，而习惯称呼职务。即使在解放前，也是如此。他给大肚子扛了三十年大活，“资格”可算够老的，人称老伙计。他家里穷的叮当响，三天两头揭不开锅，老伴看着孩子哭着要吃的，急得直转转，可是他好象不知道似的，还是乐呵呵的。他不但发愁，还劝老伴：“老天饿不死瞎家雀，何况大活人了。”可算是个老乐天派。大家又叫他老乐。解放后，大家选了他当了农会长，在全区农会长里数他年龄大，自然可算一个老，又叫他老会长。虽然都有个老字，可是老和老不一样，老会长不仅仅是职务的称呼，而且包含着信赖和尊重。

老会长也看到了杨运，他把车停到路口，跳下车。于水紧走几步，从老会长手里接过鞭子，吆喝牲口向果树林赶去。

老会长的头句话是：“我知道你今几个准来。”

“你能掐会算？”杨运笑着问。

“信不信由你。”老会长掏出小烟袋，一本正经地说，

“今儿个我刚出门，就听喜鹊叫，俗话说：喜鹊喳喳叫，准有贵人到。”

杨运笑了。他没有问下去，他知道，即使唠一天，老会长也有话。他乘会长点烟的工夫，目光落到山坡上的果树林，见果已经卸光了。庄稼已经割完、拉尽，一群麻雀和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在寻找掉在地上的谷粒。

杨运的目光又回到老会长身上，见他面颊消瘦，脸色黝黑，眼窝深陷，眼球上布满了血丝。心想：“一定是连轴转了。”

正是这样，庄稼一熟，老会长及时地组织各家各户抢收。大田上场后，留下强劳力打场，他发动老人、孩子、妇女，一齐上山卸果。从开镰以来，他没睡过一宿安稳觉，没吃过一顿应时饭，一个心眼扑在工作上。

老会长的扎实作风，吃苦精神，爽朗性格，使杨运深有感触：“这阵子没睡几天觉吧？”

“不来悬。”老会长照本实发，“前些天脑袋里装着粮食，这几天换成果子，连做梦都在卸果。昨晚，要不是老伴给我一巴掌，差一点把孩子脑袋当苹果给扭下来。”老会长说到这也禁不住地笑了。

杨运差点笑出眼泪。

老会长的这番话，在不了解他的人听来，滑稽可笑。但在杨运听来，不仅不觉得奇怪，反倒认为在情理之中。

就在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只见通往古城方向的大道上，一匹枣红马扬起一路灰尘飞驰而来。杨运从枣红马和骑者的姿势上认出是县里通信员小吕。从时间和马的速度判断，可能有重要通知。否则，是不可能随后追到这里。他扬起手：“小吕！”

小吕看见杨运，迅速勒紧缰绳，巨大的惯性促使枣红马竖起前蹄，“啾啾”地叫了几声，在原地打了个旋停下来。小吕从满身汗渍的枣红马上侧身跳下，递给杨运一封信。

杨运拆开一看，是罗县长的亲笔信，上写：

杨区长：

近悉敌人在营口集结，二至三日内可能向我县进犯。望你抓紧时间按原计划尽快做好人员撤退和物资转移事宜，然后按计划转入山区坚持敌后斗争。

随信将刚刚破获的国民党县党部反动地下组织《铁血团》名单一份带给你，相机逮捕，予以镇压。

切切。

罗常伟

十月二十一日

杨运看完信后写了收条，又在信封的背面写了两行字，一齐递给通信员小吕：“路过区政府时，把信交给薛秘书。”

“是！”小吕接过收条和信，翻身上马，轻扫一鞭，枣红马扬起四蹄，沿着原路跑回去了。

机灵的于水跑来了：“区长，有事吗？”

杨运果断地说：“立即通知南片农会长到这开会。通知邹志政也来。”

“把里套卸了，骑马去。”老会长想出了稳妥而又迅速的好办法。

“好哩！”于水跑回果园，卸了里套，翻身上马，一抖缰绳，向南跑去。

一连串的事都装进老会长的眼睛里。他烟不抽了，烟袋别起来了，关心地问：“区长，有情况？”

杨运右手紧攥着手枪背带，眼睛燃烧着怒火：“敌人已

到营口，估计两三天内向这里进犯。”

老会长感到形势的紧张：“腿不长，跑得倒快！”

杨运望着苹果，意味深长地说：“千里迢迢为的是摘果，要不快点，那白白跑了。”

杨运精炼的语言，形象地勾画出国民党反动派下山摘桃的贪婪嘴脸及反共反人民的豺狼本性。

“别说是两条腿，就是四条腿，一下子蹦八个地垄，也晚了。树叶么，倒管够。哈哈！”老会长笑得那么自然，那么开心。笑声里包含着自慰，包含着对敌人的鄙夷和藐视。

杨运加重语气地说：“老会长，还得加把劲，把收藏各项工作赶到敌人到来之前。”

“保险没冒。”

“工作结束后，你要离开这里。”

“我？……”

“是的。”杨运说明原因，“从小鬼子投降到现在一年了。这一年，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斗争大肚子，分了他们的田，又分了他们的粮食，砸碎了他们那吃人的斗，折了他们那杀人的秤。我们干得痛快。他们呢？有的跑了，没跑的也蔫巴了。一句话，威风扫地。可是，随着敌人的到来，他们将会以过去的面目重新出现，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这一点，我们不仅要充分估计到，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组织决定：凡是身分暴露的全部转移。”

“不来悬。”老会长面部出现了少有的严肃，“这个我想过了。掐指头算，我活了四十五个年头了。土话讲：‘人过四十五，身埋半截土’。离进棺材没几天了。虽然没见到社会主义啥样子，总算过了几天好日子，死了也不屈了。人活百岁也是死，死在疆场比死在炕头上值个。再说，我这一百

多斤也不能白给他们。”

老会长说出了蕴藏在心底的话。

杨运对这位朴实、开朗的老会长充满敬佩。但他感到老会长对转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误解。所以，耐心地说明道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当革命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为解放全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每个革命者，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有这个思想，不过，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目前，我们首先想到的不应是牺牲，而是如何战斗。”杨运说到这里，话题一转问，“大叔，梁山好汉——林冲，在柴进庄上怎样棒打洪教头的？”

杨运突如其来的谈起《水浒传》里的故事，老会长不由地一怔。老会长没有文化，但确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引人入胜的表达能力。他可以全文讲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故事经他之口，不仅有板有眼，活龙活现，而且，栩栩如生，扣人心弦。夏日的柳荫下，冬天的热炕上，老会长给穷哥们有声有色地说上两段。有时，杨运在会前会后曾经不只一次地鼓动他来一个插曲。可是，他根本想不到杨运会在这个夹当让他来一段。老会长抬起头看看杨运，同时，仔细地品着滋味。他觉得杨运不是随便说的，一定有来由。所以，尽管内心满腹疑问，还是同往常那样，照说无误。当然，与平时相比，要简单得多。讲完之后，老会长敏感地问：“区长，这和转移有啥瓜葛？”

“有啊！”杨运爽快地回答，“林冲和洪教头交手的时候，洪教头气势凶凶，步步紧逼连连叫号，要把林冲置于死地。林冲呢，沉着应战，后退一步，看出他的破绽，一棒把洪教头打翻在地。”杨运说到这里略停片刻，说，“我们转